独克宗守井人

● 叶永军

在没有现代化供水系统的时代，水井是中国民众传统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当一个人口较多的村庄都要靠一口水井供给人们的生活用水时，守井人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守井这个工种根本算不上正儿八经的职业。顶多算个民间编制的副业，尽管是个副业，但还是需要有人来承担。

在没有现代化供水系统时，整个独克宗古城的居民完全依靠龟山脚下的水井供给生活用水，在我的记忆中，守井人也一直都存在。

独克宗古城的水井原本是一汪泉水，后来人们在泉水周围砌上了井沿，于是这汪泉水便成了水井，井沿并不高，就连刚学会走路的小孩都能登上去，这高度给挑水人带来便利，但对于喜欢玩水的小孩来说却是一种危险。因此，自我记事起，总是有一个老大爷专门负责守井，一来保障水的清洁，二来守护孩子的安全。

独克宗人在选择守井人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上点年纪。在人们看来，上点年纪的人沉稳、耐心，这样的人来担当守井人是再叫人放心不过的了。人们还希望守井人勤快，能时刻保障井水清洁。除此之外，再无过多要求。

在别人看来，守井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业，但每天晨曦微露时，守井人便要拿上淘井工具来到井边，在居民来挑水前认真地把水井淘洗干净。做完这一切，守井人会坐在井台前等待着挑水人晃动着叮咣作响的水桶到来，这声响仿佛是一个个跳跃的音符，总能让他沉浸。

挑水的居民总是很忙碌，他们将步伐迈得很急，舀水的桦皮瓢在他们的手里舞动得像一阵阵疾风，一通“胡搅蛮缠”后，原本平静的水面涟漪荡漾，水波把睡眼蒙眬的“天空”捣碎。每当这时，守井人便慢慢掏出旱烟袋细细地品着这幅生动的挑水图景，一阵阵青烟从他唇间缓缓飘逸，和挑水人划出的水珠弧线交相辉映。

阵阵涟漪随着阳光洒向大地渐渐归于平静。守井人唇间的青烟在阳光中慢慢散去。别好旱烟袋，他再把水井认真清洗一遍才哼唱着歌谣迈步回家吃早茶。吃过早茶，又哼唱着歌谣，悠哉悠哉地返回到井边，摇动着淘井用的竹竿，再次把水井清理一遍。

井边是老人们休闲的好场所，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身旁的水井，一是清澈的井水足以撩起老人们聊天的兴致；二是他们喝了一辈子这水井里的水，不能报恩但也不能忘恩；三是老人们都很想弄明白水井的来历，或者是关于水井的往事。于是，老人们的话题各式各样，终归理不出聊天的头绪，或者说根本无法统一聊天的话题，有时还会出现争执不下的场景。

说水井很有些年头的老人依据是龟山上的龙王庙，说龙王庙是很久很久以前建造的，据此可以得出这水井也有很久很久的年头，到底有多少个年头，老人们自然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日头就这么一天天在老人们无尽的聊天中升起落下落下升起。

古城里的红卫小学和水井之间只隔着一条的马路，水井不深很容易就可以喝到，每当孩子们上过体育课或是其他劳动课时，便会跑到水井边，匍匐在井沿上，探出脖颈喝井水。对于守井人来说，这种喝井水的方式不足为奇，但他们总会在一旁提醒孩子们要小心。有时一疏忽，一些年龄小的学生就会滑落到水井中。看到这个情形，守井人会急忙用清理水井的竹竿把落水的孩子拉到井沿边，再众人合力把孩子从井里提出来。

除了哭，掉落水井的小孩似乎找不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番惊吓。守井人本想对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数落几句，但看到孩子这副落汤鸡的模样却又变得和蔼起来，给孩子拧干衣服上的水，再把他寄托给熟识的人送回家。当然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发生，毕竟，到井边来喝水的孩子都是“老手”，并不会轻易滑落。

孩子们总是充满活力，也总是很调皮。看见同伴正匍匐着身子喝井水，那些讨嫌的总会拿起石块往水井中扔去，这突如其来的石块激起的水花足以让正在喝水的孩子受到惊吓，并被溅一身水。看到同伴中了自己的招，他们总会在一边偷偷乐着。受到惊吓的一方总是恼火地搜寻是谁干的“好事”，找到了一准儿要打一架。当然，守井人也没闲着，他也在搜寻着这个坏小子，一是要为受到惊吓的孩子“讨回公道”，二是要给添麻烦的坏小子一顿教训。找不到时，守井人只能硬生生地把那口“恶气”憋回肚子里。即便发现了，腿脚不灵便的守井人也追不上那坏小子，只能跳着脚用高八度的声音唱骂，实在气不过就把这事向学校反映，让坏小子得到惩罚。

一年中，独克宗古城的居民总会抽出几天专门用来清扫水井。这几天，对于居民而言显得格外庄严。这种庄严来自对井水的敬重。在居民家中，客堂里都会设有一处专门放置蓄水缸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之为“池拉”。池拉是很庄重的地方，除了神龛，雕刻最为精细之处就池拉。不难看出，居民对井水有多重视。

如此特别的几天，当然首先得祷告一番，以求风调雨顺。这几天，清扫水井不再是守井人的专门任务，镇政府还会抽调一些工作人员来协助这项工作。

水井是独克宗人的记忆所在，虽然镇上的人并不确切地知道水井的久远和沧桑，但能从守井人身上解读出古城水井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一早，居民们在水井边的石台上敬奉三炷香便拉开了清扫的序幕。守井人自然也会加入清扫队伍，不过因为年龄的关系，重任自然要交给年轻力壮的人来完成。

也许是习惯了这种生活，这几天，老人们吃过早茶也会在水井边聊天，这时他们的聊天内容会有些变化，大家一个劲地夸干活的年轻人能干。清扫水井的工具把井水搅得不断晃动，投射在井水中的阳光变得很细碎，就像不停晃动的鳞片。

这揉碎了阳光的井水，顿时激发了老人们曼妙的联想。就在这银光闪闪的井水边，老人们又开始转换聊天的内容：这晃动的银光，是井龙王的鳞片。当然，老人们谁也没见过井龙王长什么模样，不过，对于龙王存在于井水中的执念一直徘徊在老人们的脑海中。

在独克宗古城，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之间，都流传着关于龙的传说。其实，藏族神话故事中的龙和汉族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龙的神秘性和超自然的神力。不管是水龙、火龙还是别的龙都有具体的神力，也能够各司其职。

通往水井的各条道路依旧那么繁忙，独克宗古城的人们依旧用各种担水的工具把水井里的水一担担往家里运。于是，每家每户的水缸终年都是满盈盈的。

井水依旧清澈，依旧有汩汩的泉水从泉眼中流出，独克宗人所有的记忆、生活也都从水井中不断流出。

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鲜的事物——自来水闯入了独克宗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被称为自来水的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取水方便。自来水的方便是人们挡不住的诱惑，很快，通往水井的各条道路上挑水人的身影越来越少，只有部分恋旧的居民仍然会到井边挑水。

人们追寻着自来水的方便而不肯回头，昔日叮咣作响的音符渐行渐远，大男小女的笑声和交谈声也渐渐沉寂在这些通往水井的小路上，但在大年初一“抢头水”的习俗却被延续了下来。

大年初一的钟声敲响时，独克宗古城每家每户都会有人到井边“抢头水”，抢得头水寓意着会迎来一年的风调雨顺，也蕴含着人们对于自然馈赠的感恩，同时还彰显了一家之主的勤快。因此，大年初一抢头水，被独克宗人视为一个重要的习俗，在做好“抢头水”的各项准备工作后，每户人家参与“抢头水”的人要么很早就睡觉，以便能够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马不停蹄地奔向龟山下的水井边，要么不睡觉，一直等到新年钟声敲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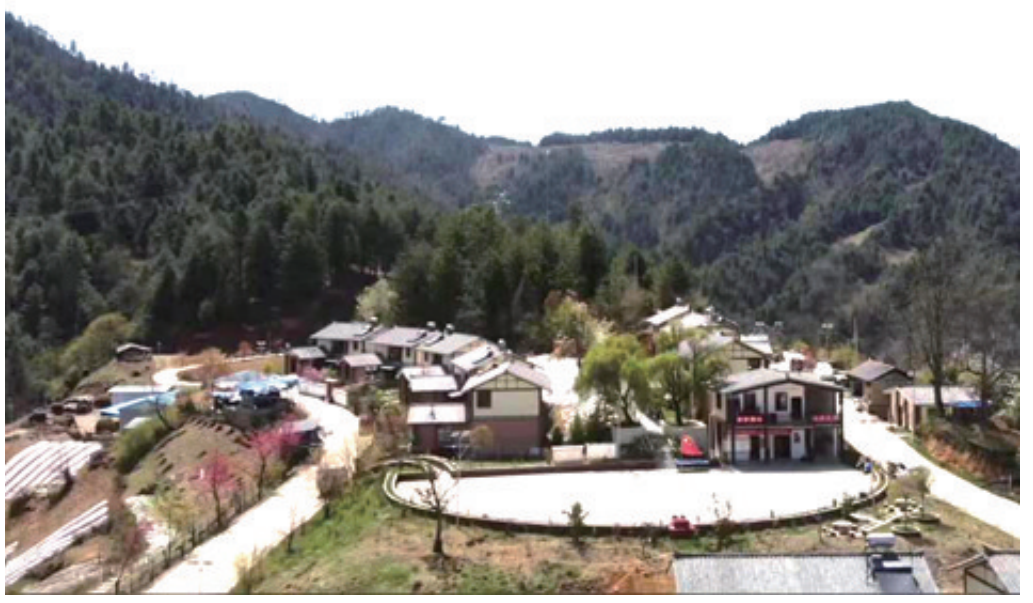
这天，守井人早早地就把设置在井边的香案等打扫干净，等到“抢头水”的人们纷纷到来时，先要在香案上插好香火，然后祷告一年风调雨顺，再拿出“五子五宝”（把一定的谷粒、麦粒、米粒掺和在一起）抛撒到井水中，然后，担上井水快步返回家中。

与往日相比，井边明显沉寂了，但守井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守护着这一方水井，井水流淌多久，守井人就会守护多久。

人比花娇　　此里取次 摄

在那东山顶上

○ 李刚 李文静/文 赵海 杨晓杰/图



山头的晨雾刚刚散去，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维西县永春乡庆福村东山村民小组。春耕时节的小山村，远处满目苍翠，眼前则是各种果树的花儿竞相怒放，一群出早工的乡亲正在田间地头忙碌，一幅美丽和谐、充满生机的画卷在大自然宁静的怀抱中自由舒展。管护员李红光正在给今天要去巡山的护林员安排巡护重点，交代注意事项。老李看到我们，马上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这支综合素质强、作风过硬的护林队伍。

今年53岁的李红光身体健朗，思维敏捷，在东山村民小组他身兼数职，既是护林员，又是村第三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典型的“独居老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老李一家四口，大女儿是一名人民教师，小女儿已嫁到外村，妻子在县城带外甥女，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居住，但这老头不简单，守护绿水青山他是一把好手，勤劳致富他也走在前面。这个没人“管”的老头，一到晚上就挨家挨户串门子，火塘边、院坝里，他苦口婆心劝导群众如何保护生态，如何发展产业，如何改善人居环境等等，直到大家听懂为止。

其实，老李也可以离开老家到儿女身边享清福，但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辈子也离不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要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直到死去的那天。”李红光一边谈着巡山护林中惊险而又令人感动的故事，一边坚定地对我们说。

“我们最服的就是李大哥，他带头学习，带头巡山护林，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帮助困难群众。在守好山山水水的同时，他一个人在家还盘10亩地，光药材就有4亩，种地加上护林员补助，一年下来，收入不会低于五六万元，真正做到了巡山种地两不误。”生态护林员雀丽军说。雀丽军是维西县落实国家“生态脱贫一批”政策的一个缩影，在没有成为生态护林员以前，他家庭非常贫困，被吸纳成为护林员以后，经常参加学习培训，在李红光等一批护林员的示范带动下，雀丽军戒了酒瘾，一边放羊一边巡山，家里还租了几亩地种药材，年收入10余万元，两个孩子都很乖巧，老大还考上了大学。

“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是党和国家政策好。没有共产党的帮扶，我家可能还住在破烂的木楞房呢。”说起今天的幸福生活，雀丽军眼里含着感动的泪水。“我们生态护林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多还是文盲，但李大哥和其他村组干部经常组织我们学习，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也教会我们如何保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如何勤劳致富。”

我们和庆福村这支护林员队伍体验了一次日常巡山工作，真实的感受了一次他们巡山护林的艰辛与快乐。队伍来到一个三岔路口，通过再次交代相关注意事项后，兵分几路行进，一眨眼，其他组的护林员便消失在茫茫林海中。我们参与巡护的这条路线，山不算陡峭，但护林员们每走一步都异常小心，还不停地招呼着同行的伙伴们。

“你们原路返回吧，路还远着呢！”一个劲劝我们回去的是生态护林员蜂玉华，他曾经是全村出了名的“懒汉”和“酒鬼”，像雀丽军一样，他成了村里转变最快的人之一，家里种了四五亩药材，加上护林员补助及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等政策性收入，年收入6万元以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初中。“我一定要守好林子，盘好庄稼，好好供娃娃读书。坚决不能让下一代像我一样吃不识字的苦。”烈日下，他用手掌抹一抹额头上的汗水，笑着对我们说。

无论历经多少生活的艰难，面对过多么繁重的工作任务，像千千万万护林人一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一提。他们对一草一木的情感，没有伪装，没有杂念。对肩负的每一份责任，不仅扛在肩头，还深深装进心里。白天，他们要翻越无数山岭和沟壑，经受风吹雨打，还要到几公里外轮流值守防火卡点，晚上还要走村串户搞宣传，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

护林员是平凡的，但他们身上坚韧执着、不图名利的人格魅力，爱林如爱家的奉献精神，每一次都深深震撼着我们。也正是一批批护林员的无私坚守，绿美维西才会真的绿，真的美，也才会更绿更美！随着林长制工作的深入推进，林草工作正发生深度变革，护林员管理也更加规范，对护林员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在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兴绿成效愈加凸显，也必将释放出更好的资源管护和治理效能。

忆寻报刊亭

◆ 夏学军

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报刊亭吗？你有多久没光顾了？

那天我急需一份本地晚报，走遍大街小巷却不见报刊亭。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报刊亭买过书报杂志了。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多少年了，人们早已习惯了默默存在的报刊亭，甚至习惯到忽视它的地步；可当需要时才发现，它的消失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时，报刊亭覆盖面很广，城里的每个路口至少有一个。这些报刊亭时常更新售卖品类，间接地传播着各种新式文化浪潮。

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我花在买书和杂志上，常去的地方除了书店就是报刊亭。特别是报刊亭，我每个月都要光顾几次，围着亭子四周搜寻一遍“宝藏”，并陶醉于油墨清香中。我常光顾的那个不起眼的四四方方的绿色小亭子，藏着我的青春，以及那丰富美好的纯朴岁月。《人物传记》《美化生活》《健与美》《演讲与口才》是我最爱看的杂志，还有那助我提高文学修养的《散文》《人民文学》，让想象力飞驰的《飞碟探索》《科学画报》……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多姿多彩的精神小世界。

那时，我把自己所关注的书报杂志出刊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大部分杂志都在月初刊出，而我恰巧在月末发工资。因此，到了杂志出刊日期，钱包鼓鼓的我就像“富翁”一样，飞奔到常去的报刊亭。因为经常光顾同一家报刊亭，老板对我非常熟悉，常常一见到我就把最新的期刊拿给我。至今仍忘不了老板那质朴慈祥的笑脸。历经一个月的漫长等待，拿到杂志的那一刻，喜悦和满足充盈心房，那种幸福感不可名状，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

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到如今滑动手机屏幕、迅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息；从每天或每月固定在报刊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挑个时间集中阅读，到如今文章数字化随时随地阅读……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变化，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阅读的形式变了，但并没有消失，只是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阅读后，就极少会去翻阅书报杂志，报刊亭的消失或数量大幅减少便成了一种必然，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来说，报刊亭实际上是随着被日渐消磨的耐心一起逐步消失的。人们慢品生活美妙的能力渐弱，一切仿佛进入了快车道，快餐化阅读、短视频等席卷生活，一些人甚至没有耐心看完一部时间较长的电影，快进、二倍速成了常规操作。如今，我偶尔看见一些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在认真读报，竟然会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纵然有再多的伤感与遗憾，终究到了我对报刊亭说再见的这一天，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它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每次我陷入这些回忆当中，品味到的都是浓浓的眷恋与温馨。

迄今为止，我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书报杂志是什么时候？买的是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新闻热线：8222759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广告许可证：5334002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分公司